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九

左編

奸類

唐李林甫

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氏。擿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

韓休且  
爲所弄

謀到底

陰助之。卽拜黃門侍郎。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

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整折趨。而林甫在中。軒轅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耶。目眊而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祕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黷杜

良娣之父有隙與嬖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隙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林甫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未幾薨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勲力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世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

然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基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疊衽席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欵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等綠坐數百人竝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夷爲爪牙數興大

獄衣冠爲累。息適之子霄。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卽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柰何。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

唐元載

元載，鳳翔人，載嗜學，工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歷官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北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翼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載以度支繁浩，有吏士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



啖以金使刺取密旨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  
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  
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時擬奏文武官功  
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勅授六品以下官  
吏部兵部卽附甲團奏不須校勘欲示權出于已又  
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復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  
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抄秋行幸上春還可  
以避蕃戎侵軼之患載以議人卽從潛遣所由吏於  
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  
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

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  
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  
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  
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  
則監牧故地、巨壑長濠、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  
藝、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  
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  
海上、羽書并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固  
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  
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

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  
謂斷西戎脰、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  
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舂、鍤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  
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  
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帝始末甚重佛宰相  
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  
下帝御延英殿、遣奏收載及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  
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禮部侍郎常袞等訊而  
責辯、端月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  
賜載自盡、先杖殺董秀于禁中、載請主者願得快死

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穢靴塞其口而殺之貶縉州刺史載妻王忠嗣女也及子伯和等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貶吏部侍郎楊炎等十餘人皆載黨也載嘗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貶

### 唐盧杞

盧杞祖懷慎父奕死安祿山之難籍蔭爲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稍遷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之輒帝曰守號而愛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

遂有寃枉在矣。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卽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平章張鎰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不可。卽薦鎰守鳳翔。杞旣用。嚴郢傾楊炎。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王間闖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叅軍。敕吏護送。廷王疑送滔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又御史所爲稟大夫。命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宰相。

相張鎰每伺杞晝眠獨詣鎰杞知之它日杞假寢僕  
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卽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  
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  
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鎰尋  
罷相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  
刺史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  
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  
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會李希烈逼東  
都勢猖獗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  
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

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卽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洎以徐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徂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是時兵屯河南北拏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抑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于萬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

責其期、校吏頸、長安尉荷校乘車大搜廬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絡止八十萬、又僦櫃質舍居質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爲閉、肆民皆邀宰相祈、祈杞無以踰驅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上、卒迫行幸百僚諸王、鮮有知者、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圜但爲盧杞所惑、故至此、杞聞、乃潛與王翊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



之夕、寧與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門、而數下馬便溺、每下輒良久、翊等促之不敢前、又懼賊兵追及、翊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翊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僞除柳渾宰相、置寧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爲鹽屋尉、翊逼作寧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辨、翊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葵霍向目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爲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兇渠外逼、奸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歎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軒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旣還、俄有中

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學士陸贄草誅寧制贄求寧與朱泚書將以狀坐之復亂言云其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歸其資產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漠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爲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爲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扣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翊趙贊曰聞懷光常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

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  
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卽譎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  
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  
連，賊得裒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  
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  
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爲奸臣沮間，不一見天  
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誼  
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興元赦，令徙  
吉州。長史杞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  
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於是諫臣趙需

等衆對極言杞罪帝語宰相曰授記大州可乎李勉  
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爲澧州  
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  
矣泌頃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  
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  
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惟問  
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  
族無類矣楊炎旣構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庾準與  
晏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  
殺之妻子徙嶺表李正已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

廷炎懼乃遺腹心分往諸道裴翼東都河陽魏博孫  
成澤潞礪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  
真定淮西聲言宜慰而意實說謗言晏之得罪以昔  
年附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爲皇后上自惡而殺之非  
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  
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  
已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  
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  
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  
託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

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之  
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  
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柰何相侵屬梁  
崇義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  
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  
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强  
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  
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  
反側尋又使其黨金部員外郎李舟使馳說崇義初  
涇原劉文喜爲亂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

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  
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因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道  
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  
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素許之矣  
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群臣  
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  
伯上以炎議論踈闊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  
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  
杞尋引嚴郢爲御史大夫初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  
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丞炎又夙聞

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爲京兆尹令，伺郢過，休蒞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議殺廻紇，因帥炎乃以休爲入廻紇使，休幾爲虜所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群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爲炎市爲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抑吏貨市私第，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贓，杞召大理正田晉



評罪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美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更召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據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 唐王叔文

王叔文山陰人也貞元間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諂詭多計自言讀

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自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昇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中外初無知者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

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  
伊曰周曰管曰葛憫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  
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  
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  
某可爲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  
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侄者至宿其  
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侄尤關聿專  
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三月以王  
侄爲翰林學士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  
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

取軍士以固其權又懼驟秉重權人心不服籍杜佑  
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  
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  
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以御史  
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  
史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芥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  
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  
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選侍御史竇羣  
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  
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

去歲李質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遂巡路旁  
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  
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  
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  
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  
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  
鄭絀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  
陵王淳英睿惡之絀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  
上上頷之立淳爲太子更名純宰相賈耽以王叔文

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報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夏四月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觀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

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  
甫題諸葛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  
臺閣十年不選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選太常卿黃  
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  
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  
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以給事中陸淳爲  
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  
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伺間有  
所言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爲寡人講經義爾何爲



預他事。質惶懼而出。韋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猶總萬幾。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候聖躬痊愈。復歸春官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偏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卽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

節度使嚴綬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王叔文旣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叔文旣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惴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宜總北軍旣不

護則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任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呌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與歸不出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河中少尹任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 李訓

李訓始名仲言故宰相揆族孫擢第進士辟河陽節度府先是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注詭譎陰狡得幸於王守澄太和五年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

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第漳王濬賢有人望注  
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  
之上甚怒守澄欲卽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  
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共其  
事守澄乃止是日遣中使悉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  
澄所奏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官市品官  
命敬則及申錫親吏王師文等于禁中鞠之師文亡  
命申錫罷爲右庶子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  
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敬則等自  
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

法常侍崔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白之。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中錫竟卒於貶所。太和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上深惡之。侍御史李疑閣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守澄等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奸滑。今因御史所劾。應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未刺。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

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螻屈鼠伏俟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欵曲諦聽忘倦弘楚訓伺再三元素不願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疑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克右神策判官訓從父逢吉爲宰相以訓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事流象州赦還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訓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事有中助可共事因往見注相得其歡上始得風疾

印亮未有  
才從富貴  
二字處身  
格局者

不能言於是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  
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時逢吉方畱守快  
快不樂思復用知訓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  
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善遇之卽以注藥術  
訓經義拜薦於帝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  
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旣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  
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而憲祖之弑罪人  
未得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訓叶力帝外託講勸  
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其黨不疑訓尚纖粗帝使  
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選周易博士兼翰林侍

講訓數進。講至闕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帝猶慮官人猜忌。乃疏易正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京兆尹賈餗性褊躁。輕率素善鄭注。注薦爲同平章事。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于是有隙。訓注與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以士良爲左神策中丞。守澄不悅。秋七月。訓進翰林學士。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中。尉韋元素樞密。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爭權不叶。李訓



鄭注因之出三人于諸鎮皆爲監軍已而皆竄遠州尋賜死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清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鵠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屍元和逆黨幾盡御史中丞舒元興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此得爲相訓本挾奇進素忌李德裕李宗閔之罷乃因楊虔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選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不踰月以訓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

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  
意宦官、衛兵皆憎憚迎拜、天下險惟士微取富貴、皆  
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楊言於朝、  
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貶甘封州同馬、然李訓亦  
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  
約奏甘露降金吾佐仗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  
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社、許之、卽輦如含元  
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  
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欲因閉止諸宦人、

使無逸者時、藩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穀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恠之、會風動、廉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出關者將闔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卽扶輦決、果、恩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質、訓壓之、將引刀韞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

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推訓仆之。輦入東上閣。卽閉宮中。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祿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元輿雖知謀。不以告王涯。涯與賈餗。元輿還中書曰。上旦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會。士良遣神策副使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吏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斬四方館宦。暨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憤。帝懼。僞不語。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

人續集卷之三  
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告急乃自署反狀詔衛騎千  
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  
遂大掠兩省印簿書輒持去明日繇金吾右仗至宣  
政衛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知班久之閣  
門使馬元贊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  
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  
朝旣而士良曰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  
狐楚鄭覃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雅  
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帝  
遣兵屯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下詔暴訓涯等罪訓

本易綠帗、猶金帶以帽、幘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餽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宦官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啓關納之、旣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旣敗、奔鳳翔、爲盤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擒、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京、皆腰斬、獨柳之下、梟首以徇、餽臨刑、憤叱獨

元興曰、龍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使人賫密勅授鳳翔監軍、以計斬之、悉誅其親兵、遂滅注家、他日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

唐崔胤

崔胤、宰相愼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選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彊、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宰相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及昭緯以罪誅、罷爲武安節度使、陸扈當國時、王室不

以全忠  
相印元人  
相印元人

亦不宜  
亦不宜

兢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素厚朱全忠  
委心結之全忠爲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  
展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  
宋道弼復專國政胤深惡之宰相徐彥若王擣見其  
陰險相傾懼危時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  
物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  
目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  
之陛下勿泄聖謨啓其奸詐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後  
務安反側而胤陰爲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罷爲吏  
部尚書復倚胤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



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亂坐是賜罷。既與搏同宰相，亂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外除又意搏排已，頗衛之，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搏。交勅使共危國罪當誅，言亂不可離輔弼之地，扈連上不已。上雖知其情，不得已，還亂河南爲司空同平章事，潛言於上曰：「王搏奸邪，已爲勅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上亦疑之。二年六月，貶搏官，賜死于藍田。道弼移修亦賜死。繇是權震天下，四拜宰相，世謂崔、四人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三監國，異全忠強。雖深怨亂，不敢殺止罷政事，亂趨全忠內、處、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

全忠乃遣將攻河中掠晉絳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戡與之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戡知其誠乃與謀曰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今正其時德昭謝曰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以功進司徒胤不就復輔政并遣使領天復元年全忠以取河中進逼周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剪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

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祐、全忠至華、遣幕府  
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亂爲之謀。乃以兵  
迫行在帝下，詔趨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  
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爲所誑誤。  
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勅  
奏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  
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  
及胤請盡誅中官，以官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  
之。其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  
恐，乃求知書美人宋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

露、刳、幸之謀固矣。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渭橋，持板自歌以酬。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竄盛。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宮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

戾等三十餘人，惟裴贇孤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胤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吏輝王幼冲，故胤籍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胤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廷亂。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卽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宮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攜全忠將篡。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摧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

全忠  
天之巧

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棄之餘無見兵請軍  
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  
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爲威遠  
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  
取銅鐵爲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  
倫入宿衛會爲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  
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還洛懼其  
異議密表胤專權亂政請誅之卽罷爲太子少傅令  
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  
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

續通志卷之四  
忠義列傳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  
發長安居人悉東撤屋木自渭尋河下老幼係路啼  
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  
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  
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掎其禍取朝權以成強大終  
亡天下胤身屠宗滅世言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  
術求乃生胤字緄郎及爲相其季父嶺南節度使安  
潛喏曰吾父兄克苦以持門戶終爲緄郎所壞後果  
如其言

朱丁謂

丁謂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登進士累遷三司戶部判官契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趨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給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竝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初議卽宮城乾地管玉清昭應宮左右有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論之



王旦密疏諫帝如朝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乃以謂  
爲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爲天書扶持使以吏部尚書  
叅知政事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  
相旣而拜謂同平章事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  
欲謫準江淮間謂退徐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  
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亭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  
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內以  
二府兼東官官遂加謂爲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  
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  
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

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爲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執不可，因大詬之。旣入對，斥謂奸邪不法事，願與俱付御史雜治。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爲戶部尚書，迪爲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事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願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執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卽位，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違豫之初，惟此震驚，遂至沉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

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創辭允恭先持示謂閣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有司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有內侍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始謂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宰臣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

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于謂求管勾皇城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選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出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卽殷廬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坐謂罷者、自恭知

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明道中授祕書監致事居  
光州卒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  
請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進月錢克宮掖之用  
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錄前後欺罔事竄之在  
殿所專事此輩自應快事浮屠因果之說

### 宋夏竦

夏竦江州人舉賢良方正累遷右正言仁宗初封慶  
國公主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選知制誥坐事  
左遷知黃州仁宗卽位徙洪州竦材術過人急於取  
進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爲奸邪當太后臨

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改叅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太后崩罷知襄州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婦女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旣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八月詔富弼宜撫河北從弼請也及仲淹旣出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竦恨

介不已及介死竦言介北走契丹矣請發棺檢勘大臣有爭之者乃已趙元昊反拜泰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河中府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勅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軍變元昊嘗令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爲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解體矣且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旣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

身人主天  
後慈仁易  
對敵毒  
多難志而  
又有爲之  
中接者

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  
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  
聞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而對叙恩  
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  
竦歸鎮竦亦自請還節徙州亳州竦之及國門也帝  
封彈疏示之旣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辯明年判大名  
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論竦遂  
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  
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  
者以爲怵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



者五帝方坐便殿輒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  
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尋以病  
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謚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  
而謚爲正不可改謚文莊

### 宋王欽若

王欽若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  
水暴至徙家黃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  
夕欽若生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  
獻行在後擢進士真宗卽位歷官判三司理欠憑由  
司時母賓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連負自五代

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獨之欽若  
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  
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  
爾卽日放逋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素與冠準  
不協及還罷爲資政殿學士尋判尙書都省修冊府  
元龜或哀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卽繆誤有所  
譴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爲多此類也議立  
皇后叅知政事趙安仁謂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  
人出於相門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最爲長  
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爲

亦好

故相沈義倫所知常欲報之上始有意斥安仁矣三  
司使丁謂叅知政事初王旦欲引李宗諤叅知政事  
宗諤家貧且前後資借之甚多王欽若知之故事叅  
知政事謝日所賜幾千緡欽若因奏王旦欲引宗諤  
叅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且  
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故用丁謂會上論時文  
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士銜父誅死  
而振爲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銜以故不大用欽若  
性傾巧敢爲矯誕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爲人未嘗  
詭隨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旁韻王旦欲白

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  
退遽密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  
幾爲衆笑且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  
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旣退  
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  
中奏何不盡出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  
賞久不決上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大小動輒爭競  
於是二人俱罷尋以使相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  
相悅請就醫京師不報謂使人給欽若曰上甚思一  
見君欽若信之與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

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皇恐伏罪降  
司農卿分司南京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  
卽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之至國  
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同平章事玉清昭  
應宮使兼諱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卒贈太師  
中書令謚文穆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  
其所爲真姦邪也王魯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  
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論欽若後  
無子以叔之子爲後

宋呂惠卿

呂惠卿泉州晉江人起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崇正殿說書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懷不開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

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搖，作書徧遺監司群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第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

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鷄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給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已、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奸諛、而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禧承論其惡、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



其人大市  
妙處非人  
之所能為

百萬與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其惠卿鄭三舅者往來君濟間共爲奸利事置獄鞠之罷惠卿出守陳而張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鄭竟死獄中君濟決配某州王安石不知也省衛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陷紛縱橫之末數方命繡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

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  
僻賦性好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鞏州久之惠  
卿徙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則  
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  
之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  
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  
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  
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趨  
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元豐五  
年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曰陝西之師

明主

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已帝  
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  
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  
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  
天下傳訟稱快焉紹聖中復知延州赴延安帥道出  
西都時程願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  
面明日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  
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願歎曰夫以從者數  
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取衆如此可謂  
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撓夏人復入冠

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脩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卽拔柵去遂陷金明惠卿求詣闕不許以築威戎威羗城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御史常安民言北都爲河朔重鎮旣除惠卿爲留守而惠卿辭疾臣願陛下振發主斷趨令起發因面奏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拔引爲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朝廷及惠卿過關請對旣見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荅

計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始惠卿逢合王安石驟致執政及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益深悔爲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取引入朝以是事從外服訖於死云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

左編

奸類

宋蔡確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尙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叅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叅、確不肯、後尹劉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

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  
安石薦確徙爲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  
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達劾其罪韶使杜  
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達純  
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  
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兢卽疏其過以賈直時  
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  
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鍛鍊爲獄潤  
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卽劾二人  
庇有罪且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稱冤輒苦辱之帝

頗疑其濫連遺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寃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後法皆成其手太學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葷舉投其中以杓混擾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間無一事不承遂劾叅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叅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



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  
中、書、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  
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  
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  
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  
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  
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  
左、僕、射、兼、門、下、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爲、列、卿、確、  
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  
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

復改制也。爲永祿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有熙寧元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其間。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獨除苛政，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卽退斥。元祐元年始罷知陳州，明年坐第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鄧，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婿也，於喪次中闢訴，贈太師，謚曰中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

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相  
蔡確之墓賜其家高宗卽位下詔暴羣姦之罪貶確  
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涇英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  
天下快之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  
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  
色珪憂甚不知所出對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  
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  
俞克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  
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  
十餘萬人實珪啓之

宋邢恕

邢恕，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公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而卽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

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切、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旣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選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

除

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具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出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問道謁確於鄧州與謀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旣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旣至恕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奉確詩燾因是遂

與劉世安等共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責，監永州。酒康初欲從恕，招邵雍、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碩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爲異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熹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乃悔之。紹聖初，恕擢知青州，入對。泣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淚濺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觀韓忠彥，曰：「恕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曾布曰：「恕嘗謂元祐執政言，恕雙手付與箇太平天下，却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

笑布又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  
犯分如欲調蔡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協力同心此  
豈可得上亦笑之紹聖四年四月上宣諭王珪當先  
帝不豫時持兩端又言高士英者詣黃履問誰當立  
者曾布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兼宣仁必無此心  
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舜也外則王珪等內則梁惟  
簡輩安爲此紛紛爾上之嗣位邢恕與蔡確等自謂  
有定策功旣而確歿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及章  
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爲御史  
中丞恕旣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恕又教蔡



懋上文及甫私牘爲度詞歷詆梁肅劉摯云陰圖不  
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悖使蔡京置獄於  
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旣而無所得  
乃已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一時賢士爭與之  
交恕善爲表暴蚤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爲  
司馬光客卽陷光附章惇卽背惇至與三蔡爲腹心  
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欲禍及宗廟子  
倖及恕在時爲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  
使是時肅王使幹離不軍爲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  
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偷懼

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倂曰金國有余觀金吾者尙領  
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  
齒倂以聞大臣信之卽爲賜余觀詔書授倫納衣領  
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粘罕以聞金主報令深入  
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倂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  
籍停官旣而京闕失守云

宋章惇

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熙寧初王安石秉政  
悅其才用爲編脩三司條例官時經制南北江羣蠻  
命爲湖南北察訪使守臣言峽州羣蠻苦其酋剝刻

蘇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廷  
遂以事屬淳淳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將  
于夷婦爲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  
其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  
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  
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燁安石主惇  
爭之不已旣而燁得蠻地安石恨燁沮惇乃薄其賞  
進惇脩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擢知制誥呂  
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入爲翰林學士  
元豐三年拜叅知政事罷知蔡州五年召拜門下侍

郎豐稷奏曰官府肇新而淳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  
坐左遷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卽位知  
樞密院事宜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  
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請發司馬光呂公  
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  
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  
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初劉摯與呂大防爲相  
文彥博子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  
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  
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

粉昆必欲以恥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爲  
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  
尉爲粉侯韓嘉彥尙主以兄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  
示蔡確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  
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  
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  
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  
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彥雖罷哲  
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謂司馬昭指劉摯粉謂  
王巖叟面如白粉昆謂梁燾字況之况猶兄也又問

實狀但云疑其事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八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跂請得歸葬跂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渭於湖外云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演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

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克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此士克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遵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嘆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外戚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宮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擢林

希同知樞密院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怨惇不  
引爲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  
亳州布不能救也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  
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逮聞末樂之敗神宗當宁慟  
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  
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惇以爲威國棄地  
罪其帥臣遂用淺攻撓耕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  
賜進築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  
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塞其議請  
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遷告訐之風浸



盛民有被酒狂謬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哲宗崩  
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  
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  
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  
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  
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  
陵使靈舉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  
州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再貶雷州司  
牢叅軍徙睦州卒妻張氏甚賢惇之以相也張病且  
死屬意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

不堪奈何。確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爲辯誣論。見者哂之。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議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確詩云：皎皎名臣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太息

思公脩碧灣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  
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  
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  
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  
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尙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  
執政議寘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  
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  
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  
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  
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

間駿昧不明之過寘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連州確新州未幾卒太皇太后高氏崩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鄒濶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

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紹聖元年  
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帝初  
卽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  
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  
未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爲廣  
詞貽蘇軾求入臺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  
如何孫林過軾竊得其簡示呂公著之子希純希純  
曰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  
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  
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

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私議凡詳定局之建明由書  
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諾命無非  
指撻強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  
之勢岌岌殆矣今天下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  
索前後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  
酌可否焉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  
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辦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  
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  
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  
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

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  
悅帝旣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章惇嘗言元祐初司  
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  
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關惇用爲中書  
舍人典書詔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  
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希爲之  
極其醜貶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宜仁讀者無不  
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蔡卞爲國  
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  
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實

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  
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作日錄文  
飾姦僞芟落事實盡改正史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  
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  
所嫌惡則使恕通風於履卽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  
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  
正臣無一得免者矣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  
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叛道逆理章惇蔡  
卞請發光公著冢斷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  
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卞所立碑



李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輒爲  
少府監竝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  
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  
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旣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  
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  
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  
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  
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摯語諸子曰上用  
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  
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紹聖

二年右丞鄭雍知陳州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  
白帖子行遣上疑惇惇甚懼雍私語惇曰用白帖子  
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牘白上惇遂安議者謂  
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絀四年三省言司馬光  
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  
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清  
遠軍呂公著建武軍俱節度副使王巖叟雷州別駕  
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流呂  
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  
十人官大防道卒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

厚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  
今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  
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  
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  
誅獨劉摯尙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  
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  
而罰不稱愆生成異常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  
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輒化州熹雷州別駕純仁武安  
軍節度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韓維再謫均州  
安置王觀呂陶范純禮顧臨孔武仲呂希哲吳安詩

秦觀等十七人通隨峽衡饒均連橫諸州居住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黜補之賈易竝監當官朱光庭孫覺竝追奪官職秩復追貶孔文仲爲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林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天下惜之後詔許大防歸葬始大防卒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其家請歸葬卽許之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帝本意也旣而蘇軾自惠州徙

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  
州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爲中書  
侍郎蔡卞黃履爲尚書左右丞布初附章惇觀惇引  
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  
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惇卞同肆羅織貶謫元  
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  
三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  
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章惇議遣  
召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  
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

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  
其罪罰以告守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訓詁宗廟  
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  
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  
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  
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鉉編類凡司馬光等一  
時施行文書據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  
得脫禍者矣以邢恕爲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恕  
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  
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選改時惇與卞已不成想

卽上疏論朋黨。是時詔放歸田里。程願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願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可與編管。願素與邢恕善。林希意恕必救願。則因以傾恕。語人曰。便斬願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惇卽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旣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内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

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應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佖卽位太后權同聽政赦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仍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蔡卞



有罪免、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九月，章惇有罪免。詔改元。時議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太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宋曾布

曾布，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

司戶叅軍熙寧二年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事神  
宗召見論建令意授崇政殿說書判司農事檢正中  
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  
保甲農田之法掖庭詔獄成付執政議罪法官謂厭  
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  
皆矍然於是成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  
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  
公著贈謚勿毀仆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  
柄不可倒持今日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  
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而未能會

哲宗崩皇太后詔宰相問誰可立惇乃異議布叱惇  
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鎮  
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  
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  
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魯肇草  
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  
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

### 宋蔡卞

蔡卞與兄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拜  
中書舍人哲宗立選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

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駝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  
蓋異禮也使還知宣州歷楊廣越潤陳廣州寶貝叢  
奏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  
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  
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  
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  
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脩撰初安石且歎悔  
其所作目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諱以他書代至是卞  
卽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  
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黃庭堅皆獲深譴四年

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  
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繼  
宗卽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竊姦惡  
瓘併數卞尊私史以歷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  
過於淳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  
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祐之功  
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  
行二也官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  
禮法官通議卞云旣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  
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廣姦非語言被罪者數千

人議自當出問也。鄧浩以言忤旨，下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遺別之罪五也。憲序辰建者，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下卽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下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貶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擢知樞密時，京居相位，下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下。下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鄯荒，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永年竟爲帳下執法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

不息追讐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以安石從祀孔子廟庭位次孟軻下

### 宋蔡京

蔡京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二年進士第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然紂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懷邪壞法出知成德

軍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  
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  
惇然之顧役遂定差顧兩法惇光不同十年間京再  
蒞其事成於反掌常安民言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  
交結同爲欺罔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獄具章惇主  
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  
非巧足以移奪大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  
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  
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  
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



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後安民竟爲京以計逐之。御史陳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覲大用。京援引私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若出之於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具白。太后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徽宗卽

臣子亦  
謫所

國亦笑

位、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  
訪書畫奇巧、畱杭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  
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  
由是帝屬意京、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  
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  
彥罷拜尙書左丞、俄代魯布爲右僕射、制下之日、賜  
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  
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  
首謝、願盡死、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  
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卽都省

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詞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用馮澥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倣大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勿用富商巨賈齎十萬緡一旦化爲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絳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常十大錢盡陷絳諸弟御史沈琦等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瓘子彙以上書黥置

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徭叛殺淑浦、令京重爲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徭、有省地徭、今未知叛者爲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恐不能無枉濫、蔣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城、命舒亶代之、以勦絕羣徭爲期、西收湟州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建澶鄭曹拱州爲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是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禁卒扞振、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時元祐羣

臣貶竄成徒畧盡京猶未慄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列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牌徧班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時承平旣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益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

又患言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權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爲帝言今泉幣

所積贏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盛樂、制定命寶、任五  
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杯三山、大興工役、無慮四十  
萬、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子攸、脩  
攸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脩尙茂德、帝姬、帝七  
幸其第、養子無算、命坐傳觴、畧用家人禮、廝養居大  
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  
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  
常、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  
條爲之、且代京入奏、驟引其婦兄韓杞爲戶部侍郎、

好之兄

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宜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  
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之私財宰臣  
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  
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勅條侍養而安置  
韓杞黃州未幾襁條侍讀毀賜出身敕而京亦致仕  
方時中等汪之不法上又微京與無如何罷條以憾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  
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  
相纔辭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  
臣代爲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欽宗卽位邊遽日  
急京不也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侍



御史孫觀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州成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杞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後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會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宜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傾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

故挾此以籍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  
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  
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  
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  
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  
知穎昌府帝旣以宦官官妾之譽屬意用蔡京會韓  
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召京爲翰林學士  
承旨以鄧洵武爲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爲起居郎嘗  
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  
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宗彥更神宗之法是忠

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  
蔡京不可尙書左丞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  
欲叅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無大相遠當以  
資歷序進小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  
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補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  
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懲元祐餘黨佃言  
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  
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  
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會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御史錢適言布援元

祐之奸黨擠紹聖之中賢出知潤州立黨人碑於端  
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蔡京蔡卞  
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  
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  
郴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豐稷  
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  
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戶部尚書  
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人爲黨焉  
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  
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

之出知蘄州四年蔡卞罷五年帝以星變避殿損膳  
侍郎劉達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  
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碑翌日蔡京見之厲聲  
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  
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官物詔崇寧  
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有官盡還諸徙者郭天  
信以方技隸太史局徽宗爲端王嘗退朝天信密遮  
白曰王當有天下旣而卽帝位因得親臚不數年至  
樞密院承旨政和初拜武定軍節度使頗與聞外朝  
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

漢書卷一百一  
罪第一

子帝甚懼言之不已帝由是黜京而相張商英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  
但送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慈溪武康  
諸山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  
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  
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  
健步健走雖甚遠數日卽達色香味變也至是蔡京  
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  
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  
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

之意極精  
有便民  
之似有妙  
有

有所用卽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  
以便民而實擾害尤甚帝卽位銳意制作以文太平  
京擢其客劉昂爲大司樂付以樂政昂引蜀方士魏  
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  
度之文取帝指三節爲三寸三三爲九而黃鍾之律  
成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帝從之崇寧二年詔  
童貫監洮西軍蔡京復開邊還安撫王厚前秩會羌  
人多羅巴奉溪賒羅撤謀復國朝廷患衆羌扇結遂  
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  
童貫善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遂行多

羅巴知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  
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末年共道而進多羅巴三子  
以數萬人數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惟少子何蒙中  
流矢去道過多羅與俱遁厚遂投湟州捷聞進蔡京  
官三等蔡卞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  
罪貶韓忠彥爲慈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凡  
預議者貶黜有差自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  
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舊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  
章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哺氏子孫  
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



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請保忠還。爲夏遷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和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溪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

三十里爲羗人所執多羅巴謂下曰此人奪我國使  
吾宗族源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羗  
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彊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  
路將帥劉仲武等十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泰州  
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帝悟釋不治唯王厚  
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

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林摠報  
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  
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卽抗言數夏人之  
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

臣不知所答及辭遂使摠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櫛  
摠答語復不遜遼人大怒悉空客館永漿絕煙火至  
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洩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  
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  
張懷素妖事覺摠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  
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摠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  
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摠實爲京地也知大名府  
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虜貳若兼而有之勢  
無不可摠益以曩辱故修然焉其後北伐益兆於此  
京總三省朝廷遣使與金結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

董貫主之太宰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契丹日蹙王黼董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不聽

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

得目前盡是面護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  
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  
州有張翥字柔直者抱負不苟翥時適赴吏部京遂  
賓致之爲塾客翥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惟有收拾  
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爲對時自  
是始有召命翥後守劍南設方畧以拒范汝爲全活  
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雜碎之物  
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劍南老稚迎拜者  
相屬于道翥一一附勞之止所以置物分遺至今廟  
食郡中後翥爲某州縣丞到任卽知虜人入必有自

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  
人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灰油材木莫不踊貴獨  
鬻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劍南會葉鐵  
又反民大恐卽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  
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遂替燕  
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卽犒第二  
替出先替力猶未倦而後替卽得助之民大喜遂射  
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义者卽厚勞之勿令執兵  
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鐵义卽以白旗指向之  
衆上弓弩卽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其欲與

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賊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其反間

宋蔡攸

攸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誇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盼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攸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官中秘或侍間宴則短衫窄袴塗

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蠱帝  
心妻朱氏出入掖禁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驥  
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  
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  
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王師入  
燕進攸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帝欲內禪親書  
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留遂以付攸  
攸還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  
南下及還都安置永州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  
燕山之後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當竄諸海



島詔置萬安軍乃遣使者隨所至誅之